

## 第三十回 風流子逢怨偶嚴親畢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

集唐：

夜夜孤眠枕獨倚，兩三行淚忽然垂。  
長疑好事皆虛事，莫遣佳期更後期。  
魂魄不曾來入夢，身情常在暗相隨。  
吳刀剪破機頭錦，織得回文幾首詩。

集杜：

莫厭傷多酒入唇，才傾一盞即醺人。  
明眸皓齒竟何在，白水青山空復春。  
澗道餘寒歷冰雪，柴門空閉鎖松筠。  
蜜蜂蝴蝶生情性，何異飄飄托此身。

且說金靜庵興興隆隆，滿望兒子讀書上進，與他爭氣；到了此時，見先生已去，兒子又不長進，遭此一番悶氣。想起家中情景，說又說不出，拋又拋不下，正是：啞子漫嘗黃柏味，難將苦口向人言。

靜庵恹恹惶惶，忽然害起一場心氣痛病來，忙即請醫調治，一連上了半個月牀，才得起身。心中想道：「我今年已六十外的人了，倘然一旦身死，我死之後，大兒又無子嗣，這畜生沒了我眼，一味胡亂行為，將來不知如何出落。看來久禁書房，亦非長計。不如早些娶個媳婦與他，一來把望生個兒子，可以接續宗祧，二來這畜生有了妻小，或不致在外胡纏。但須得揀一個人家好女兒才好。」仔細躊躇，因想起：「趙竹村的為人，原是正經精細的，他又與我相好，若與他商量，必有下落。」即便打轎到趙竹村家來。

與竹村相見坐下，先說些閒文。竹村見靜庵面帶憂容，語言不甚爽快，因問道：「弟見我兄語言面色甚不爽快，莫非有甚心事麼？」靜庵聽說，正打著他的心裡，因將二官人的事，細細告訴了一番：「今要托老兄覓一妥當親事，並望以速為妙。」竹村應道：「此事這也是該應的。但弟出外多年，一概親戚朋友多疏遠了，目下歸來未久，那裡就得知誰家有好女兒？就弟想起來，前在杭州，曾與宋將軍有八拜之交，平素極其相好。聞得他令妹才貌超群，尚未聯姻。舊歲曾經托弟作伐，因無好門戶，未曾回覆他。若向他說起老兄的令郎，真正門戶相當，郎才女貌，又極相配，諒無不肯的。老兄看來可以對得這親，弟即寫信與他，不過一月外光景，就有回音了。」靜庵聽說甚喜，對竹村道：「這宋將軍，從前弟在京裡也曾會過一面。今既與我兄相好，竟奉托老兄寫書作伐，靜候宋將軍的回音罷了。」說罷，即便起身告別而回。竹村隨即差一個從前跟過到杭州的家人陸喜，星夜望杭州而去。正是：

莫笑家人去又來，來來去去有安排。

不然兩隔三千里，那得吹簫上鳳台。

是時正是十月裡，日短夜長的天氣，陸喜出了門來，一路曉行夜宿，行了二十多日，才到杭州。見了宋將軍，將竹村的書並許多禮物呈上。宋將軍拆收看過大喜，即叫將禮物收下，又問了陸喜一回說話，吩咐家人們。「好好看待趙老爺的來人。」自己往裡邊稟知母親。宋老太太聞得，亦極歡喜，對宋將軍道：「妹子婚姻，原係大事，不可冒昧應允的。從前我看趙老爺為人，甚是正經，他來書的話，自然沒有說謊的，況你與金老爺又曾會過，看來可以與他聯姻。竟寫一回書應允了他，即托趙老爺再為我斟酌一番。倘兩相允當，聘禮竟為我收受。我明年春里正要回家看看，順路同妹子到趙老爺家裡，完此姻事。省了到此娶親，道途一番跋涉，甚屬一舉兩便，未知你意如何？」宋將軍聽了母親的話，甚是歡悅，即速修書備禮，交與陸喜，又賞了陸喜十兩盤纏，打發他起身去了。

陸喜得了回書，趕到家中，回覆家主。趙竹村細看回書，甚是允當，即往靜庵處說知，並將來書與靜庵看過，對靜庵云：「老兄若無游移，竟照來書行事，聘禮弟權為收受端正。明春宋伯母來時，擇日與令郎完姻就是了。」靜庵忻喜無比，擇日就將禮物送到竹村家來。竹村收受回禮不題。

且說金二官人拘禁書房裡，雖是三餐不缺，自朝至晚，住在一間屋裡，走又走不開，書又無心去看，他想著了平日繡幌銀屏的去處、雪膚花貌的可人，未免孤孤恹恹，弔下兩點淚來。正是：相思空有夢相尋，悔作從前恩愛深。

一日，忽見有個人走來，把門打開，走進來道：「趙老爺同老爺請二官人出去。」二官人聽說，倒吃一嚇，想道：「如今父親請了趙老伯來，不知將我如何擺佈了！」硬著頭走到東書房裡。向上一看，見只有趙竹村與父親在內。二官人上前拜見竹村，又向父親拜見，拜罷，侍立在傍。竹村見二官人舉止文雅，對靜庵贊了幾句，又對二官道：「我與賢姪雖係乍會，叨在交好，不得不把直言規勸：賢姪從前的話，我已與令尊說過，不再提起了，今後務遵令尊教訓，無事不要出外，在家苦心攻書。令尊已為賢姪對親，大約明春就可完婚了。」二官聽說，喜出意外，如逢恩赦一般，即便連聲稱是。竹村細說一回，相別而去。

喜得個二官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，聽了竹村的話，鎮日在書房看書，真正足不出戶。靜庵見他改過自新，這心上的一團悶氣，也就平了。二官人見做親的事俱已打點的端端正正，只待吉期。到了新年，又過元宵，日日把望宋老太太到來。

到了二月初旬，宋老太太才到，一直竟往趙老爺府裡住下。趙老爺接見、款待自不必說，將金家姻事，細細說了一番，又道：「小姪謹遵伯母之命，已將聘禮收受。此時金家都已齊備，專候伯母來到，擇日行送大禮，即便完親了。」宋老太太應許。竹村向靜庵說知，擇了二月二十日，送了大禮，三月初十成親。

到了吉期，靜庵先在大廳上排起筵席，待了趙竹村大媒，然後排列喜筵於內廳，諸親戚友都來賀喜。候到吉時，便命樂人大吹大擂，到趙家迎娶新人，一色光華榮耀，自不必講得。新人進門，出了轎，請出二官人來，拜了天地，又拜了靜庵，兩個新人也對拜過。奏了笙簫細樂，二位新人行合巹禮畢，擁入洞房中來。有集唐詩為證：

一家歡笑設紅筵，月對瓊杯此夜圓。

弄玉有夫皆得道，劉綱與婦共升仙。

人情已覺春長在，眼色相當語不傳。

花燭分階移錦帳，鳳凰飛出四條弦。

准准鬧了一夜。

次日宋老太太便要動身回家，二官備了禮物，送出了關。到晚回家，親戚都已散去，見過父親，歡歡喜喜進了房來。走近新人面前，燈下細細一瞧，吃了一唬。原來宋家女兒的容貌，甚是醜陋不堪。二官人看見，心上甚是不快，礙著父親，只得忍耐過去了。過了滿月，二官人因妻子不甚中意，日裡倒在書房裡安身，到晚上勉強進去宿了一夜，清早起身便出來了。娘子見二官人鎮日不進來，倒起了個疑團，不知不覺說話間，夫妻兩個爭鬧起來。鬧起了頭，後來竟不希罕的了。靜庵卻不知道。

一日，靜庵赴酌回來，正在燈下看書，忽見二官人慌慌張張走到面前，靜庵見了奇怪，問他何故這般光景。二官人道：「日裡父親出去後，被娘子打了幾次，我只得躲過。誰知我躲到那裡，尋到那裡，此時無處躲避，故到父親這裡來。」靜庵聽說，走出叫了媳婦細問，不過因些小事起釁，隨哪二官走來，正要細細將他夫婦訓諭一番。那曉得新娘子性如烈火，始初不過爭論，後來竟不顧靜庵在上，就把二官人揪住亂打，靜庵忙喝，那裡喝得住。靜庵大怒，忙叫婦女們扯開。二官人乘隙即忙逃脫，一道煙不知躲到何處去了。新娘子不見了二官人，竟不管甚麼，就把靜庵「老狗頭」、「老無恥」的罵了一頓。

靜庵走到房裡，氣得頓口無言。到了半夜裡，心氣病疼急然大發，起初還可勉強說話，到了早晨，竟沉迷不醒。家人們著了急，忙報新娘子知道，又各處找尋二官人回來。二官人忙請醫生診視，毫不見效。原來怒氣傷肝，老年人那當得起。痛了七日，竟嗚呼哀哉了。二官人大哭不止，疾忙做棺盛殮，披麻掛孝，開弔做道場，自不必說。

過了終七，家中稍為清淨，老婆又時刻咕咕咕鬧個不了，二官人只得在外走開，倒也適意。不知不覺，從前的舊病又發起來了。一日，又想著從前所見的美女，未知曾否嫁去，因再走到他門首來，東張西望，正要尋個人打聽一個下落。只見一個媒婆正從他門內走出，二官人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認得的孫媒婆。孫婆見了二官人，忙問道：「二官人，多時不見，在此做甚麼？」二官人道：「我正在此走過，看見了你，立住在此。這個人家你認得麼？」孫婆道：「他家我已認得久了。」二官人道：「我正好有話要問你。此處不好說，竟到你家裡細說罷。」孫婆同二官人到了家中坐下，二官人道：「我問你非為別事，方才這個人家姓甚麼？」孫婆道：「一家姓鮑，一家姓卞。」二官人道：「他有女兒麼？」孫婆道：「他兩家各有個女兒的，鮑家女兒叫丹桂姐，因對親不好，他母女兩口兒正在那裡氣死哩。」二官人道：「卞家這個女兒叫甚麼，也對過親麼？」孫婆道：「卞家這位女兒叫香玉姐，也曾對過親的。如今王家兒子已死了，還沒有親事，正托我要與他對親哩。」二官人道：「既托你對親，你看來可以對得我麼？」孫婆聽說，忙將袖衣掩住了二官人的口，道：「二官人在那裡說甚麼話！虧得沒有人在此，若有人聽見，說與你家奶奶知道，要連累老身吃苦了。此事斷不要想起！」

二官人說了半晌，見孫婆毫不相干，只得怏怏而回。歸家左思右想，想出一個計策來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可成功。算計已定，停了兩日，又到孫婆家裡來。孫婆見二官人又來，看來有些蹊蹺，問道：「二官人來此何干？」二官人道：「只為卞家女兒，我一心要娶他，務求你在內極力作伐。今日先來送人人情。」說罷，向袖中取出白銀二十錠，開封放在桌上。孫婆一見，滿心歡喜，接口道：「不是老身不肯成就此事，只恐你家奶奶不容，倘有些風吹草動，連老身也不便，所以不敢多嘴。」二官人道：「若做此事，家裡自然要瞞過的，這個不消你講得，我已安排停妥的了。只要你去說得卞家肯依就是了。成功之後，還要重重謝你哩！」孫婆應允道：「這事也不是一兩句話就得成功的。兩日我不得閒，要到十三，才可到卞家去對他說著。有了下落，便來覆你。」二官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十四來問回話便了。」說罷，起身去了。

孫婆見二官人去了，心下躊躇道：「此事就怕他老婆得知，若是瞞過了他，討在外邊，一時那裡知道。若得成功，倒有一宗財氣，且到他家說一番看。」想罷出門。到了卞家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卞寡婦道：「這官人既有正室，我女嫁去，恐遭凌辱，這個使不得的。」孫婆道：「這個我也想到，他只為正房沒甚人樣，不成材料，家事全不照管，所以他要討個幫手。你家姑娘若是嫁去，原與正室無二。況你老人家老來又無依靠，我也講過，連丈母也要一同住在身邊，將來要靠老的。」卞寡婦聽見這話，滿心歡喜，一口應承。孫婆大喜，相別回家。

到了十四，二官人來問回音，孫婆添了些說話，述了一遍。二官人喜得筋骨酥麻，再叫孫婆去說定了。擇了吉日，把禮物送去，定了八月十六成親，又送了孫婆媒禮五十兩。卞寡婦受了禮物，又想鮑家娘子居此無人照應，替他另尋了兩間房子——同住到八月十六，遷居出門。端端正正，專等金家來討親。正是：

天下本無事，只為庸人擾出來。

欲知金二官人來聚香玉姐的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